

落花

LUOHUA



谢大光

I267
3449

落花

谢大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袁银昌

落 花

谢 大 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75 插页 6 字数 94,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书号：10078·3556 定价：1.05元

自序

我没有养过花，谈不上对花有什么真感情。虽然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偶遇参观花展的机会，我也会为多姿多彩的群芳发出一声浮泛的赞叹，然而，终究没有为花做过什么，花儿对于我也就敬而远之。

几年前，塞外的朋友送我一束干枝梅。这种花很小，星星点点的，并不十分好看，也没有多少香气。好在她很知趣，从不需要人去照管，连滴水之劳都不曾索取，才得以在我的案头寂寞地开放。——这自然算不上养花。

深夜，伏案时久，偶抬头，见干枯的细枝上，星星般的小花闪着惨淡的粉白，心头不由生出

一点愧意。我不知该为她做些什么，只有这样默默相视着，说不上是我在安慰她，还是她在安慰我。

惭愧也是一种感情吧！如果说，我对花儿有过什么感情，大约只有这惭愧了。

至于春兰秋菊，花开花落，年年如此，有我如斯，无我亦如斯，又与我何干。虽然自古文人墨客常常以花为比为兴，入诗入文，其实于花本身是没有什么干系的。百花仍然依时而开，依时而落，自有她们的生死荣辱。

没有想到，我与花相安无事的状态，在一个暮春时节，被突然打破了。

那是一个真正的春天。不仅自然界的百花开得格外繁盛，文坛上阔别已久的散文也回黄转绿，绽出新蕊。在我的眼里，散文的兴衰，是世道变迁的标记。当我从报纸上读到巴金的《一封信》、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何为的《临江楼记》，欣喜的同时，我感到了一种新的开始。

那年暮春，我去南京出差。一个雨后的清晨，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无意中，我被一树石榴的落花震慑了。我发见落花竟是这般壮

丽。我依树伫立，心潮难平，一时间，国事，家事，天下事，似都凝聚在这一片落花之中。我第一次为花动情了。

回来后，这落花仍时时搅扰我的心境，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执笔记下落花给予我的启示，方觉心绪稍平。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散文：《落花枝头》。

写罢掷笔，才意识到，这是写给落花的，也是写给我自己的。

如果把青春比做一朵花，我那时也是处在落花时节。自然，不只是我一个，而是整整一代人。我们久久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却青春已逝。百花盛开，我花独谢，颓唐是很容易的，却又不甘心。这一代人需要互相呼号着、激励着前进。我写落花，是在激励自己，也是激励我的同辈人。

落花是结束，也是开始。旧的结束了，新的开始了。这其间有痛苦，更多的是兴奋；有失望，更多的是希望。不管付出了多少代价，毕竟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付出代价，才会有真的感情。有了真的感情，才会有文学。对于散文，更是如此。知此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一时期，文坛上会出现“落花时节读华章”的盛况。

我是共和国诞生那一年走进学校的。从课本上知道，我们的祖国山河秀丽，地大物博，由此生发出天真的爱国之心。这爱是欣悦的，也是轻松的。如今，经历了建设和动乱，对于我曾为之淌过汗，流过泪，熬过心血，共过患难的祖国，我的眷恋之情未减，却与儿时不同。今天的爱，于欣悦中时有忧愤，变轻松之感而成为一种深重的责任。这种爱随我上钟山，下海南，访绍兴，瞻离宫，浸润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遂成“落花”之后的文字，见于此集。泛言之，这些都可算做落花引出的联想，因此集名即为《落花》。

写散文，须有真情，要真情，须付出代价。为人作文，都是如此。《落花》所集，毕竟是昨日已落之花，对于明天，我相信这样的诗句：

不要流连于采集花朵而打算保存
它们，

你只消向前走，因为鲜花会
在你一路上自己不断地开放。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内 容 提 要

作者近年开始在散文园地耕耘，这是第一批收获，共二十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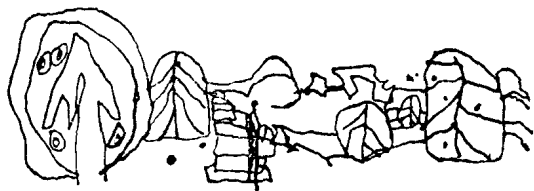
这里有落花的联想，椰子的情思，紫金山的今昔，鼎湖泉的启示。祖国的山川风物激起了作者的遐想，自然的美在思考中得到升华。秀外慧中，情理交融，是这些作品的特色。

另一组写人的文字，洋溢着我们时代特有的奋斗精神。百折不挠，穷且益坚，这是歌唱美好心灵的乐章，也是献给奋进中祖国的颂歌。

• 目 录 •

自序	1
落花枝头	1
紫金山的眼睛	5
燕子矶秋吊	13
梁溪号	21
我自绍兴来	27
百草园里的孩子	35
琐忆	41
离宫月夜	50
两姊妹	54
椰子树	65
凤凰树与木麻黄	72
谒海瑞墓	78
鼎湖山听泉	83
从苦难中崛起的歌唱家	88

关鹤之歌.....	112
真诚.....	134
她在追赶明天.....	154
梅香暗动骨弥坚.....	161
津门漫话“泥人张”.....	173
孙犁印象记.....	185
尺泽清清.....	202



落花枝头

初到江南，就碰上了梅雨季节。一夜枕上听雨，辗转不能成寐，清晨推窗望去，雨却停了。天顶上，浓云尚未散开，低低压着房檐；空中还飘浮着若有若无的雨丝；天地间弥漫着一层湿漉漉、静悄悄的青黛色雾霭。院子中，一丛绿树被染得浓荫如墨。朦胧的墨绿中，清晰地闪着点点火红的花朵，宛如一阕厚重、平和的弦乐声中，跳出了一管清脆、欢跃的笛音，给这雨后空朗的清晨，增添了不少生气。

咦，已是春花红褪的初夏，什么花开得这般热烈？

循着被雨水润白的碎石小路走去，我猛地

记起了杨万里的初夏即事诗：“却是石榴 知 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近前一看，果然是石榴花。这是四株石榴树，分列在窄窄的甬道两侧，枝丫交错，搭起了一座花红叶绿的天然门楼。树只有一人高，花却开得十分繁茂。低头钻进树丛，真象是上元之夜徜徉于灯市之中，前后左右，俯仰四顾，都是火苗一样燃烧着的石榴花。

早就听说石榴树是边开花边结果，花与子并生枝头，十分壮观。如今看去，果真如此。这满树密密层层的花果，真象是一个姊妹比肩的大家庭，在从花到果的生长过程中，呈现出变化微妙的千姿百态——有的蓓蕾婷立，含苞待放，有的半开半含，微露金蕊，有的翩然怒放，喷红流彩，有的花瓣已落，子实新萌，也有的花萼圆鼓鼓地胀起，果实已初具规模，挺在枝头随风摇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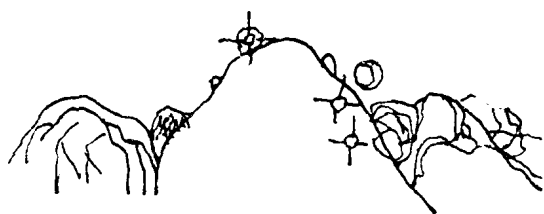
啊，这些正在开放的花朵，正在成熟的果实，多象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点点水珠洒落下来。这是花儿果儿们的泪水吗？水珠洒落地上，地上是一片落花的世界。是了，花果洒泪是在向落花依依惜别，是在感激落花的深情。落花静静

他躺在大地的怀抱，那么坦然，那么安宁，火红的花瓣在雨水中浸得发胀，将黑黑的泥土染成一片绯色。我第一次注意到落花景象是这般壮丽，一种内在的美好情操震颤着我的心。昨天，也许它还在枝头上为花蕊挡风遮雨，那艳丽的容貌、芬芳的呼吸，引来蜂蝶，传送花粉，孕育新生。今天，新的生命开始生长了，为了让果实得到更多的阳光和养料，它毫不留恋枝头的繁华，毫不夸耀自己的功绩，在斜风细雨中翩然飘落。躺在地上，它还在翘望枝头，看到萌生的果实替代了它原来的位置，依然显示着生命的美好，它放心了，落而无憾。它放心了，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宿。秋风秋雨中，它将自己和朴实的大地融为一体，又在准备滋养明年的花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定庵的心和落花可谓相通。人常说：开花结果。殊不知，花落了，果实才能成熟。据说有一种火石榴树，开起花来复瓣繁英，十分好看，却是从来不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落花正是新生的标志，实在值得大书特书。还是这个龚定庵，在另一首落花歌中，就曾经发出“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的感慨。

然而，千百年来，关于落花的诗却多是伤感的，哀婉的。黑暗的时代，狂暴的风雨，常令未果之花倍受挫磨而夭谢，于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成了千古名句。它们的作者，或是伤春怨女，红颜薄命，或是落魄文人，怀才不遇，只好将花喻己，抒解愁肠。君不见，《红楼梦》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黛玉小姐的一首葬花词，哭痴了多少人的心。对于摧残人才，践踏新生的社会，这是一个曲折的控诉和抗争。今天，这样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如同这缀着晨露的石榴树，花果同枝，生机蓬勃。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朵花，该开时，尽心竭力地开，该落时，坦坦荡荡地落，无论是翘立枝头，还是俯身泥土，都不忘培育新生的使命。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新陈代谢，永葆青春的活力。

细微的簌簌声打断了我的遐想，又是几片飞红飘落下来。“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多情的落花委托黄鹂向春天嘱咐什么呢？请明年再到枝头上看吧，那满树的繁花硕果就是答案。

一九八〇年八月



紫金山的眼睛

汽车转过山坳，远远望见天文台的银顶在夏日的辉映下熠熠闪光，我的心早已飞上紫金山峰。

古都南京，我曾几度来去。当我游玄武，访莫愁，登燕子矶，谒中山陵，遍览六朝遗迹，探寻秦淮古风，不管走到哪里，紫金山那巍巍的身影，总是和这些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起闪现在我的眼前。“钟阜龙蟠，石城虎踞”，我曾多少次向往着，攀上龙首，俯瞰虎势，将古城的山水尽揽眼底，让历史的风云扑入胸怀，亲身体味一下历代文人吟诗怀古的境界，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何况山上还有一座同样令人神往的科学

宫殿——天文台。

然而，每次离开南京，我都为这未了的宿愿而抱憾。从缓缓离去的列车里，望着仿佛浮动在天边的天文台圆屋顶，就象面对着一双恋人的眼睛。那是一双多么明亮而神秘的眼睛，一双能穿透亿万光年的太空，探寻宇宙奥秘的眼睛。

而今，宿愿终于得偿，汽车在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峰顶攀登，身前身后是一片绿的海洋。我们的车子象一叶在绿浪中穿行的小舟，忽而攀上，忽而俯下，一种浮游漂荡之感油然而生。我真想探手窗外，掬来一捧绿意，象儿时划船总爱将手插入水中一样。紫金山的绿，早已为历代诗人所称道。元代诗人萨都刺在《金陵怀古》词中，有感于时世的变迁而叹喟：“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又是五百多年过去，时光如水，青山依旧，只是诗人那种于世事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不会再袭扰我们的游兴，倒是这贮满生机的青山引人向往，促人奋发。同车的几位四川朋友，也是第一次上紫金山，新奇的心情经这满山的绿意所薰染，更增其活泼。抑扬而风趣的川音一路不绝于耳，为此行又增添了不

少韵味。

及至汽车停下，已是峰顶天文台院内，脚下是绿茵铺展的平台，恰和山坡上葱茏的绿树相接，山上坡下看不到一星土色。一座座观测室的球形屋顶散落在绿茵上，象是大海中的珊瑚小岛，又象是翡翠盘中盛放着的莹洁美玉。白屋顶旁，绿草坪上，有一些古色古香的铜铸文物点缀其间，这些特意陈列在这里的我国古代天文仪器，使人如置身于博物馆中。这座高大精美的座式雕塑是明制浑仪，基座上四条盘龙神采飞扬，欲上九天，高擎的前爪托起了环环相套的仪体，环中央的窥管直指苍穹。相传我国战国时代已经开始制造浑仪，到汉武帝时，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造浑仪已载入《史记》，后经历代科学家张衡、一行等不断改进而臻于完善。在望远镜发明以前，浑仪一直是世界上最优良的观测工具。另一座简仪是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根据浑仪改革而成，结构简单，观测视野开阔。被后人称为“臻于精妙，卓见绝识”（《元史·天文志第一》）的创造。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直到三百多年之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制造的仪器才能与它相比。此外，还有天体仪，圭表，